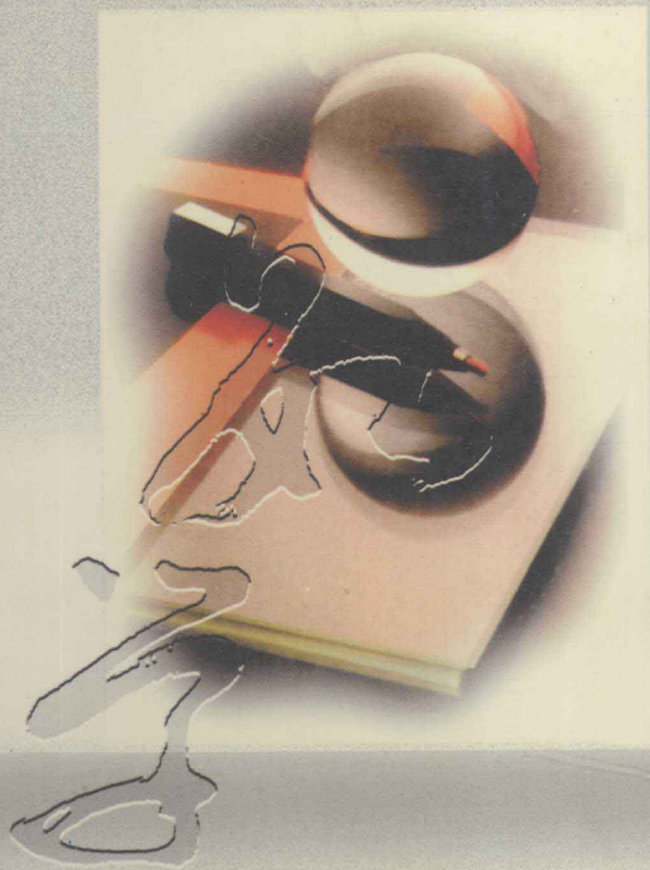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数学·

数学课程论



SHUXUE
KECHENG LUN

马忠林 主编
张永春 编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数学

马忠林 主编

数学课程论

张永春 编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数学·

数学课程论

马忠林 主编

张永春 编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2.75 印张 插页 4 315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ISBN 7-5435-2531-3/G·1934 (平装)定价:20.00 元

印数:1—1 000 册

ISBN 7-5435-2532-1/G·2535 (精装)定价:24.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本书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开拓性的专门论述数学课程的专著。书中首先对数学课程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与探讨,从中了解到数学教育目的、教学内容、组织结构等的演变和发展规律,并从对东西方数学课程的历史传统和风格的比较中,总结出数学课程的共性和特点,看到了数学课程改革的方向。本书还用系统论的方法对数学课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探讨数学课程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并对数学课程的评价和设计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张永春 吉林双阳人,1935年生,教授。1950年春考入长春师范,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期师范生。1954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接受了系统的数学教育专业训练。毕业后一直在黑龙江高师从教,曾开课13门,熟悉高师数学教育。1983年至1993年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院长,且每年坚持有一学期讲一门课。

学术兼职:黑龙江省数学会副理事长兼数学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高师数学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地区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齐齐哈尔数学会理事长。参与创建《数学教育学报》,并任该刊副董事长。

发表过高师教育和数学教育论文33篇,译过几本书,写过两部数学教育方面的专著,参与主持制订《普通高等师范学校数学教育专业(本科)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的工作。

出版说明

这套丛书,从1991年3月出版第一批第一本《数学学习论》算起,至今已有6个年头了。如果从1988年年初开始数学教学理论丛书的组稿活动算起,则有9年之长。如今,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外语,五个主要学科的教学理论丛书,已配套成龙,每个学科6本共30本,取名为《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洋洋洒洒几千万字,构成了基础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也构成了我社的基本骨干工程和基本的教育理论出版特色。

以近十年的时间建构一整套力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丛书,其间的曲折、甘苦,自然一言难尽。从反映教改成果、服务教学改革来看,又当义不容辞。从建构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个性、出版文化来考虑,更有深刻意义,有重大价值。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出版社靠什么来支撑?靠什么去竞争?靠什么求发展?用什么做奉献?答案可以有很多,对策可以开列不少。但根本的应少不了这么两条:一靠骨干工程,二靠名牌精品。骨干工程是出版社的战略

布局,名牌精品是出版社的灵魂生命。两者的完善结合,构成了出版社的质量、信誉、知名度和文化品位,它是出版社存在的基础,竞争的手段,持续发展的后劲,文化积累的主体,向人民奉献优秀文化的根本保证。

本着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追求,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当然,还有另外几套别的系列。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鉴定。

我们迎接着市场的检验。

我们也渴望着教育界、理论界的支持。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千方百计奉献更多的精品,给教育,给民族,给将来。

广西教育出版社

总 序

解 明 志

师范院校中有一门必修课,叫做教材教法。它是一门培养教师技能的专业课程,但是历来不受人们所重视。在一些专业学科的教师、专家们的眼里,似乎教材教法不过是剖析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教会师范生如何去上好一堂课,没有什么学术性。他们认为,上好一堂课,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主要是有高的学术水平。这是一种误解。但是这种误解不是没有缘由的。原因之一是,这些专家们不懂得,教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只有高深学问,不懂教育规律,没有掌握教育教学的艺术,课就上不好,或者事倍功半。原因之二是,过去的教材教法课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它只分析现有的教材,不对学科、课程以及教育教学的规律进行研究。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改变专家们的误解以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发展,提高学科的理论水平。我认为,师范院校的教材教法不能只分析

一门课如何讲授,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分析一门科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遵循教育规律,把它组织成一门学科。学科并不等于科学。一门科学要变成学校里的学科,需要经过一番改造。改造的理论就是一门学问,本身也应该是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是跨学科的,它既要研究某门学科的科学规律,例如数学教材教学既要研究数学教学规律,又要研究教育规律,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材教法的名称显得落后了。因此把它改为学科教学论或学科教育学是适宜的。

讲到这门学科还有一段历史,不得不讲一讲。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之初,在教育类门类中就设有教材教法作为二级学科培养研究生,授予学位。但是它的评议因为涉及文理各学科,因此分散在文理各学科评议组中。由于教材教法主要是研究学科教学的理论,文理各学科评议组的专家们认为难以对他们作出评议,这样这门学科的授权问题就处于无人评议状态。1983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第二届博士、硕士授权点学科评议组会议期间,我向当时教育学评议组召集人刘佛年教授提出,把教材教法的硕士授权点拿到教育学组来评议,并把名称改为学科教学论,以提高对它的学术要求,从而提高它的学术地位。这个提议得到刘佛年教授的支持和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并在以后专业目录调整时把教材教法正式更名为学科教学论。从此学科教学论有了较大的发展。至今全国已有硕士授权点19个,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数百名,出版的专著也有几十部。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学科名称的更改是十分容易的事,要把它发展成一门真正的学科并非易事。当时有人提出改为学科教育学,我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首先要将学科的教学理论研究好。教育学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它涉及到教育系统内部各个领域,而学科教学论主要涉及教育系统中教学方面的理论,即使把这部分研究透彻,成为一门学科也是不容易的。当然,有的学者愿意把它称为学科教育学,如果确已研究成熟,这无疑是对教育科学发展的一个贡献。

把教材教法改造成为学科教学论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教材

教法过去只是教育学中的一个部分。学科教学论则变成了教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这种飞跃有没有根据,具备不具备条件呢?1988年我在为《语文教育学》写序时就说,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这是因为:第一,近几十年来教学论、课程论、心理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等学科有了新的发展,它为学科教学论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国外的各种教学理论,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想;第三,我国有一批长期从事教材教法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师范院校有长期的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这是建立学科教学论的组织基础。应该说,1978~1988年这门学科的建设是有成绩的,不仅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出版了多部专著,而且学科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更为可喜的事是不少专家都在关心这门学科的建设。得到各学科的专家的重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学科教学论这门学科毕竟是跨学科的,文理各专业学科是它的基础。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把学科教学论又提高到学科教育学的高度来研究,这又是一次飞跃。学科教育学不仅要研究学科的教学理论问题,而且要从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从培养人的高度来讨论学科教育的问题。它不仅要揭示学科教学的教学规律,还要揭示学科教学培养人的规律。学科教育学不仅要讨论该门学科如何设置课程,如何编制教材,如何选择教学方法,如何组织教学,更重要是要分析本门学科在培养人的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研究它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与学校中其他教育活动的关系等等。

广西教育出版社组织全国学科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编写一套大型丛书《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我认为正是时候。这刚好是十多年来的一次大总结,大检阅。证明学科教育学这门新兴学科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我当然不可能通览这套丛书,但是从编辑出版计划中的书目可以看到,它涉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中学教学计划中的主要学科,每门学科又分教学论、课程论、学习论、实验论、教育测量与评价等专著,有的

学科还著有教学艺术论及其他更细的内容,真是丰富多彩。作者群中有老一代的学科教育学专家,也有年轻一代学者。我认为,这套丛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总结了十多年来我国学科教育研究的成果,而且在于它展示了学科教育学发展的广阔前景,在于它培养了年轻一代学者。这是从教育理论战线上来讲的。至于对我国教育的实际来讲,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有利于我国广大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我预祝出版的成功。

1996 年春节

序

马忠林

中国是数学发祥地之一。远在公元6世纪我国古算家已完成了《算经十书》这样的伟大著作,成为长达近二千年流传着的算学教材,作为我国数学教育(初期)媒介,起着巨大作用,直至清末算学教育也仍以此为鉴。我国早期的数学教育,实际上是来自田园、作坊、家庭,其教学形式不外是父教子、师带徒的个别传授。后来才进而发展为私塾、家馆及学社式的教学,这可称之为数学教育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数学教育,严格地说,只是一种教学行为。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的教育制度、教学目的,甚至缺乏必要的教学手段等。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传教士东来中国,设立教会学校,西算开始输入中国。至本世纪初,我国改学堂为学校,数学也被列入教学课程,开始使用翻译的西书及国人编纂的数学教科书,开始讲究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也已由个别教育改为班级制的集体教育,这就更有利于大量地培养懂科学和数学的人才。数学教育的这种进

步,是可喜的。但仍有其很大局限性,因为人们还不甚了解数学教育的重要性,教学基本上是注入式的,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只能培养出死记硬背知识的“书生”。这时期,除教科书外,很少有可供教师和学生阅读、参考的读物。此可谓近代数学教育的特点。

本世纪初期,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传统的数学教育已不适应客观的需要,教育改革已提到日程上来了。首先,在本世纪初英国皇家理科大学教授培利(J. Perry)在他的以“数学教育”为题的讲演中,提倡数学的实用性,批判了英国保守的传统教育。继之,德国的克莱茵(F. Klein)、法国的波莱尔(Borel)、美国的穆尔(Moore)等相继响应培利的革新数学教育的倡议,并提出种种改良数学教育方案。后来人们把这次向传统数学教育挑战的改革称为培利—克莱茵运动。此可谓数学教育改革的先声。

更大的数学教育改革运动,是本世纪 60 年代的数学教育现代化运动(新数学运动)。其涉及面之广,改革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它一举突破了传统数学教育的旧框框,企图编写理想的、新的教材,实行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改革虽不能说完美成功,但一改过去长期沉寂的数学教育,进行新的尝试与实践,还是难能可贵的。

到本世纪 60 年代,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已引起世人的瞩目。1969 年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CMI,成立于 1908 年)恢复了组织,并于同年在里昂(法)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国际数学教育会议(ICMEI)。并相继在艾克西特(英)、卡尔斯洛赫(西德)、伯克利(美)、阿德里德(澳)、布达佩斯(匈)召开了会议,广泛开展国际交流,研讨数学教育的改革。会议中心议题,通常为“如何适应变革着的社会的数学教育”。正如国际数学教育会议主席法国南巴黎大学教授卡汉(Kahane)所说:“世界不啻是一个数学教育实验室,ICME 实为一个交流经验基地。”国际数学教育界多年来的交流,成果累累。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与此相应,党和政府一贯重视科学、重视教育,数学教育进行了多次改革,中学数学教育大

纲已作了六次修订,编写了多种教材,研讨教育方法,改革教育制度,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近 10 年来,我国数学界还开展了频繁的国际数学交流,不但了解了外国的数学教育改革的情况,而且结合我国实际取其长、弃其短,对数学教学进行了大力改革。

数学教学界同仁近 1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在教育制度、教材、教学方法各方面进行多种实验,有些取得了可喜成果。当前数学教育改革的研究,已深入到理论研究领域。各级研究会及学报、杂志发表了大量很好的研究文章,出版了多种专著,数学教育已初步形成系统化、科学化,能指导数学教学实际的一门科学——数学教育学。从事这门科学的研究队伍规模之大和研究成果之丰,在我国数学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我国数学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系统研究我国数学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我们深感前人在数学教育方面留下来的资料,远远不能适应数学教育与研究之所需。有鉴于此,我们就非常需要加强学科理论基础建设工程。因此,把我国现阶段的一些研究成果分专论汇集起来,作为学科教育理论丛书出版,把它作为文化财富奉献给吾侪同仁,留给后人,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毋庸讳言,这套丛书的出版,在我国还是初创。其内容可能不够成熟,但我们希望它在现阶段,能供读者有所参考,得到读者的培植,使它在读者关怀下发挥些微作用。如果读者在阅读中,还能有些收获,则更是作者、编者、出版者深感荣幸和欣慰的。

广西教育出版社从事业职责出发,付出巨大努力出版这套丛书,这是值得称赞的。

多年来渴望此类教育理论丛书出版,兹当它得以面世之际,赘数言以为序。

前 言

教育家们认为“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教育改革，大凡以科技的发展为背景，以课程的改革为核心”。因而课程论已成为教育科学领域中的一块“核心子域”。当今各国的数学教育研究中，关于数学课程的讨论也当然地受到了极大重视。在我国的数学教育改革实践中，也日益显出了丰富和普及数学课程研究的必要性。然而，不论是已往的高师数学教育专业计划，还是历来的在职数学教师继续教育中，都很少涉及数学课程论研究方面的内容。

在1987年的“全国高师数学教育研究会年会(昆明)”和“中国数学教育研讨会(天津)”两会期间，马志林老先生曾对我们认真地谈过“随着中国数学教育的改革，数学课程研究将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意义”，希望我们能在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从此，我们开始了这个课题的立项研究。经过几年工作，有了初步成果，并将其主要内容作为选修课陆续在教学中做了检验。后来又经黑龙江省教育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审定，将此课

题列为黑龙江省“八五”期间重点教育科研项目。现在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在经过验收的项目成果基础上又做了增删的修订稿。

据我们了解,数学课程论的专门著述,在国内外还都未见成型力作,因而我们的“习作”也没有现成体系可资借鉴,只能本着自己的认识去安排。这样,难免有见仁见智的毛病;但从另一方面看,则使我们有了较大的自由度——怎样安排体系都可看做是一家之言。

我们在书中,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书的前部分,是对数学课程的历时性研究。从数学课程的历史发展中探讨人们对数学教育目的的理解,对数学教育内容的确定,对教育内容组织结构的建立等诸项问题的认识演变和实践变革方面的规律,以及各项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规律。这是从科学教育史角度所做的讨论。其中,对于东西方数学课程的历史传统和风格的比较,以及在两种传统的融合中中国数学课程研究贡献的评价,我们提出了一点自己的见解:中国近代接受的“西方数学课程”包含有一块源出我国的珠宝,只不过它是穿着长袍出去而换了西装回来的。书的后部分,是对数学课程的共时性研究。立足于国内改革兼及各国动态,采用系统论的思想观点对数学课程做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结构功能分析。这是从科学方法论角度所做的讨论。这种“三观分层次,六系做析合”的体系设计,是想总结出一种研究数学课程的方法,它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此外,鉴于教育科学中的一般课程论仍属成长中的学科分支,故而在书的前两章做一般性的论述,意在完成由一般课程论到数学课程论的过渡,阐明数学课程论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学科地位。这是从一般教育学角度所做的讨论,具有导论性质。

本课题立项时,主持人为张永春,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曲立学、宋大章、夏怡中等。主持人提出的全书整体构想,曾经过主要成员讨论。全书初稿由主持人完成,定稿时曲立学担任第九~十五章修改主笔,宋大章对第三~八章细致地做了增减取舍,夏怡中改写过书中部分节段。最后又经主持人统一审定。

我们几人多是马忠林先生的早年弟子,近年在数学教育研究中多蒙先生教诲。本书从立题到完稿都曾得到先生的细心指导。特别令人感念的是,先生 80 高龄时还审阅了我们的修订稿。在这里,我们衷心感谢,并谨以此书作为献给马忠林老师 80 寿辰的贺礼。

作者

1993 年秋于齐齐哈尔

再 版 缀 语

1994 年中《数学课程论》面世之后,笔者陆续收到不少师友与同道者的贺勉之词,使我体验了一回有效劳动的充实感。然而我更知道,数学教育这块领域还需要更多人为之献出诚实的劳动。如何迎接计算机文化普及给数学课程带来的挑战,就是其中一大课题。我虽尚能无鞭自奋,但终已属夕阳黄牛,极愿与后贤合作。此次再版所加的讨论软件课程的一章内容,就是这种合作的结果。

儿时,我曾在千山山脉南段山麓一个三面环水的县镇度过艰苦的年代,走过打柴、采药的山路。人,在上山时,常受山上目标的召引,总是抬头向上望的;待到打了些柴、采了点药,“干粮就泉水”的时候,就会不由地遥望那山脚下的登山启程点,会细细地辨识那来路上每一块有特征的路石。今天,在本书收入《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时,我也会自然想到我的登山启程点,那里曾有几位给我重大支持的少年伙伴。现在,我谨以这部再版书献给他们,以作纪念。

最后,我要对为此书出版及再版做出特殊努力的广西教育出版社诸位同志,尤其是赵汝明先生,谨表由衷谢意!

作者

1997 年 3 月末于齐齐哈尔